

阜新 辽金史研究

(上)

主编 纪兵 刘国有

副主编 李品清 陈志健 佟宝山

阜新市辽金元契丹女真蒙古族
历史考古研究会

一九九一年

走向全国研究队伍的前列(代序)

孙进已

《阜新辽金史研究》一书出版了，这是阜新学术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辽宁省学述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愿它更能成为全国学术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

阜新市，由于全市研究人员的积极努力，各级领导对学术发展的关心，自1986年以来在史学研究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这些进展一直受到省内外史学工作者的高度关注和钦佩。这本书的出版，表明阜新市的史学研究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收割的阶段。当然这还是第一次收割，还不是最后的丰收，但预计丰收在望。

早在1986年在阜新召开的全国首届契丹史学术讨论会上，我就提出了一点看法，我认为：在二十世纪初，由于全国学术研究力量的薄弱，只有北京、上海少数几个全国著名的大城市是全国学术研究的中心。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省学术研究力量有了巨大发展，逐渐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中心。一些省城在某些专业领域中成为了全国的研究中心。但是，随着我国文化教育的发展，省城以外的各市也都有了一大批自己的大学毕业生，各市还普遍建立起本市的大专院校，文化学术机构，甚至有的市还建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机构，这就使得从前在学术上默默无

闻的许多市，逐步登上全国的学术论坛，扮演起重要的角色。我并予言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一种新的局面，一些市在某些专业领域中，走向全国研究队伍的前列，成为全国的研究中心，闻名于世界。

虽然这一状况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但它不会自然而然的到来，还要靠一些市科研工作者的积极努力，地方各级领导的积极支持，正确的战略策略，具备这些条件的市，就会迅速走向全国研究队伍的前列，缺乏这些条件，进展就会慢一些。

而具体的奋斗道路就是要发扬本市的优势，包括地理条件的优势和人才的优势，集中力量突破一点，打开局面。这就是说并非在所有的领域都能走向全国研究队伍的前列，而只是在其一特定领域，本市具备某种优势的领域，才能打出去。

阜新市的领导和研究人员，这几年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分析了本市的历史、地理特点，确定了阜新市在历史上长期是契丹族的活动地区，又是契丹族历史上几个主要活动地区之一。因而确定了以契丹史作为史学研究的重点。两次在阜新市召开了全国契丹史的学术讨论会，建立了契丹史研究会，邀请全国研究契丹史的学者参加这些活动。阜新市的史学工作者走在全国契丹史研究的前列，成为我国契丹史研究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这是在阜新市学术研究方面的重大战略决策，阜新市的领导王亚忱、刘国有、纪兵等同志亲自过问此事，参与此事，给予各方面的巨大支持。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他们的决策是正确的，他们的努力是有成效的。阜新

市史学工作者，正日益在全国契丹史研究中起着重要作用，逐步成为全国契丹史研究的中心。

这次《阜新辽金史研究》的出版，正是他们几年来成绩的显示。这本书收录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选编了阜新史学工作者五年来研究成果，这些论文虽不一定都很成熟，但都有新意，都有一得之见，都有浓厚的地方气息，但又都迈出阜新面向了全国。这表明了阜新史学队伍的茁壮成长。一方面收录了全国学者研究阜新历史的成果，这充分表明了阜新历史在全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已经吸引了省内外许多学者的关心和研究。能集阜新学者研究全国的成果和全国学者研究阜新成果于一书。这对阜新历史研究将是一项重要的成就。无疑会大大推动阜新史学的发展，其中有些研究成果在全国辽金史研究中也将发出光芒。如果，全国每个城市都能根据自己的特点，编出一本相类似的书，无疑对全国地方史的研究，以至全国历史的研究，都将有巨大推动作用。

当然，编这样一本论文集还只是研究的开始，阜新史学工作者还将在这基础上，逐步形成自己研究阜新以至研究全国历史的专著，让我借此机会祝愿阜新史学工作者“百尺竿头，更上一步”。

目 录

契丹早期地域考.....	孙进已 张柏忠(1)
阜新地区与契丹族.....	黄凤岐(8)
阜新为契丹族故地考述	李品清(20)
论辽代在阜新兴版筑	刘国有(27)
辽代阜新大事记	魏奎阁(35)
契丹族在辽西的活动	王弘达(39)
彰武辽代遗迹综述	孙杰 刘俊玉(47)
金代阜新历史文物综述	赵振生(56)
蒙郭勒津部历史初探	暴风雨(60)
关于古懿州城址的讨论(四篇)	
.....	李文信 刘谦 许道龄(69)
辽金元懿州豪州建置考——兼论元代“洪州”地名之来源 ...	王绵厚(85)
辽金懿州治所同城考	陈志健(98)
辽阳行省三治懿州初探.....	陈志健(113)
辽志十六头下州地理考(节选).....	冯永谦(119)
彰武西南城子调查.....	李宇峰 孙杰(140)
辽代成州考.....	闫万章(150)
辽代欢州顺州考.....	冯永谦(169)
清河门附近辽墓的发掘简报.....	闫文儒(183)

- 辽宁省义县清河门西山村“辽佐移离毕肖相公”族墓发掘工作
报告 李文信(191)
辽许王墓清理简报 欧阳宾(200)
阜新县白玉都辽墓 袁海波(203)
阜新县贝利房辽塔遗址出土文物考 刘谦(209)
辽代白瓷佛像 邵清隆(220)
阜新县巴斯营子金元遗址清理简报 赵振生(223)
彰武县郭家屯出土金代法器 孙杰(228)
阜新市郊南瓦金代墓葬 赵振生(231)
阜新县汪四营子发现金代窖藏钱币 梁枫(234)
彰武县出土“特林百户印” 孙杰(236)
关于彰武出土元代八思巴字官印 照那思图(239)
瑞应寺考记(节选) 韩景林(242)

- 辽左金吾卫上将军肖德温墓志跋(两篇)
..... 罗福颐 罗继祖(251)
“秦王发愿记事碑考”商榷 同万章(257)
辽晋国夫人墓志考 冯永谦(266)
辽陈国公主、肖仅墓志刍议 朱子方(273)
辽宁阜新辽肖仅墓 李宇峰 袁海波(296)
肖仅墓志铭校勘 刘凤翥(304)
肖仅墓志校勘补证 陈志健(306)
耶律弘益妻肖氏墓志铭新探 魏奎阁(311)
辽代欢州塔碑铭小考 李品清(317)
塔营子古城“吕洞宾造像碑”为金代文物考 陈志健(321)
大玄真宫碑刍议 张守三(325)

元代懿州学田碑析 佟宝山(330)

附录

阜新查海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334)

辽宁阜新查海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发掘与探讨 方殿春(344)

阜新县胡头沟红山玉器墓的发现 方殿春 刘葆华(355)

彰武平安堡遗址发掘简报 辽宁省考古所吉大考古系(364)

耶律元妻晋国夫人肖氏墓志铭并序 张济撰(381)

肖德温墓志铭 张臣言撰(383)

故宁远军节度使肖公墓志铭并序 赵逵撰(386)

欢州西会龙山碑铭 (388)

白山院舍利石匣记 (390)

大玄真宫祖碑 鹤峰野人撰(396)

懿州城南学田记 田宗尹撰(400)

阜新地区历史考古有关论著索引 李品清辑(402)

契丹早期地域考*

孙进己 张柏忠

契丹族是我国北魏时首见于史籍的一个古老民族。唐末崛起，占有北中国，建立辽朝。辽朝的建立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研究契丹民族史具有很大意义。在研究契丹早期历史时，搞清它的明确活动地域，又是确定它的考古文化，用考古资料来研究契丹史的基础。

契丹族早期的活动地域是不断迁徙的，但大体上还是有一定范围的。现据诸史分不同时期论述于下：

一、北魏时契丹族的活动地域

最早记载契丹族分布范围的是《魏书 契丹传》：“契丹国在库莫奚东，与库莫奚异种同类，并为慕容晃所破，俱窜于松漠之间。登国中，大破之，遂逃进与库莫奚分住。经数十年稍滋蔓，有部落于和龙之北数百里。”“太和三年（479年）高句丽窃与蠕蠕谋取地豆于以分之。契丹惧其侵轶，其莫贺弗勿于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入内附，止于白狼水东。”以上提到的契丹活动地域，先后有所不同，大致可分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契丹隶属宇文部中，未为慕容晃所破前，即大约在公元344年以前。《魏书》没有明确记载它的所在，但据慕容北破宇文后，宇文余部北窜才至“松漠之间”的记

载看，其活动地域当应比以后偏南。

第二个时期，是慕容晃破宇文后，契丹和奚俱窜于“松漠之间”。据《辽史 地理志》永州条载，契丹族系由两支组成，一支是从土河上游的马盂山顺土河而下，一支是从潢河上游的平地松林顺流而下。潢河为今西拉木伦河，土河为今老哈河，因此这“松漠之间”、“平地松林”、“马盂山”都应在今西拉木伦河及老哈河上游求之。大致可定为今赤峰市及翁牛特旗一带。

第三个时期，是登国中（386—395年）为北魏所破后，与库莫奚分居，在库莫奚东。即《魏书》所谓“有部落于和龙之北数百里”。和龙为今朝阳，北数百里则大约在今西拉木伦河南，老哈河以东地。据《辽史 部族志》所载：“潢河之西，土河之北奇首可汗故壤。”又《辽史 地理志》载：“永州北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浮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前者认为契丹族居住于“潢河之西，土河之北”即在今西拉木伦河西南，老哈河北，今翁牛特旗本境。后者则认为居住于西拉木伦河及老哈河两水相交的木叶山。这个地域也正在今朝阳之北数百里。因此，可以认为这时期契丹族居住地区主要在今赤峰市辖区（原昭乌达盟）东境，仅涉及哲里木盟西境。

第四个时期，是在太和三年（479年）以后，契丹才“止于白狼水东”。但《辽史 部族志》载：“元魏末，其莫贺弗勿于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入内附。

乃去奇首可汗故壤，居白狼水东北。”两者稍异，《魏书》称在白狼水东，《辽史》称在白狼水东北，白狼水今大凌河，其东为辽河冲积平原，不是从事游牧的契丹族居住的合适场所。应以今大凌河东北为是。大约在今北票、阜新、彰武一带。《魏书 勿吉传》载：勿吉乙利支朝贡北魏时，“自契丹西界达和龙”，正是从今北票以西达今朝阳。

有人认为北魏时契丹的东北界达今洮儿河流域。其根据为《北史 勿吉传》所载：“西北与契丹接”。《魏书 勿吉传》所载：“其傍有……具弗伏、匹黎尔国、拔大何国、郁羽陵国”。据此，契丹似在勿吉之西北。但《北史 勿吉传》所载的“西北与契丹接”，还不是北魏时的勿吉，而是隋代的靺鞨。两者分布范围有别，勿吉狭，靺鞨广，前者仅止于松花江以北，后者则包括了松花江以西广大地区。因此只有靺鞨才有可能“西北与契丹接”。《北史》是取《隋书》的靺鞨西北与契丹接，而误改为勿吉。同时从《魏书》提到的勿吉至和龙行程看，是渡洛孤水（今西拉木伦河）后才到达契丹西界，可见契丹居住区不可能在西拉木伦河东北甚远之洮儿河等地。所谓“勿吉傍诸国”不能认为这些部落真与勿吉部为邻，似应解释为在勿吉去和龙途中，道傍经此数国，则此数国不一定在洮儿河一带。

二、北齐至隋代契丹族的活动地域

《北齐书 文宣帝纪》载：“北齐天保四年（553年）九月，契丹入塞侵扰，（帝）北讨契丹。冬十月丁酉，帝至平城，遂从西道趣长堑。诏司徒潘相乐率精骑五千，自东道趣青山。辛丑，至白狼城；壬寅，经昌黎城，复诏安德王韩枢率精骑

四千，东趣，断契丹走路。癸卯，至阳师水，倍遣兼行，掩袭契丹。甲辰，帝亲逾山岭，为士率先，指麾奋击，大破之。虏获十万余口，杂畜数十万头。乐又于青山大破契丹别部。所虏生口皆分置诸州。”按平城为今卢龙，自此兵分两路，西路经白狼城（今喀左西南），昌黎城（今建平东南）、北进取长堑。此长堑为战国秦汉长城遗迹，自美丽河过老哈河，向东经二十家子、格斗营子、王家营子一段，遗迹至今犹存。所逾山岭为今大青山，所攻之契丹应在今北票一带。又“自东道趣青山”，此青山，据《通典》在柳城郡（今朝阳）东一百九十里，当为北票、阜新交接处之帽儿山。从上述记载考之，契丹在北齐初亦居住今北票、阜新一带。

但自契丹为北齐所破，被虏之十余万口置诸州。此诸州为北齐之营州、安州，在今辽宁省西北部及河北省东北部。未为北齐所虏的契丹余部，则北遁投奔突厥。不久复为突厥所逼，又以万家寄于高丽，大约居住在高丽的西北、今法库、康平一带。可能还有部分留在突厥。当时契丹分为三大部，分附于北齐、突厥、高丽。

随着隋统一中国，契丹三大部分也逐渐依靠隋之势力，又合在一起。隋开皇四年（584年），原隶于北齐的契丹部主（莫贺弗）遣使请于隋，隋拜之为大将军。开皇五年，契丹悉其众款塞，隋文帝纳之，听居其故地，即白狼水东北，今阜新等地。原寄居高丽的契丹别部出伏，也背高丽率众万家内附于隋。开皇末，契丹别部四千余家内附于隋。开皇末，契丹别部四千余家又背突厥降隋。《隋书 契丹传》载：“部落渐众，遂北徙逐水草，当辽西（今朝阳）正北二百里，依

托纥臣水（今老哈河）而居，东西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其分布范围大约西起老哈河流域，东到努鲁儿虎山。有些人忽视“东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的记载，把隋代契丹分布范围推之过广，是不确切的。

三、唐代契丹族的居住区

《旧唐书·契丹传》载：“契丹居潢水之南，黄龙之北，鲜卑之故地，在京师东北五千三百里。东与高丽邻，西与奚国，南至营州，北至室韦。冷陉山在其国，南与奚西山相峙。”

《新唐书·契丹传》载：“东距高丽，西奚，南营州，北室韦、阻冷陉山以自固。”《辽史·地理志》亦载：“辽国其先曰契丹，本鲜卑之地，居辽泽中……南控黄龙，北带潢水，冷陉屏右，辽河堑左。”综合上述记载，可将唐代契丹族的活动范围考证如下：

东界：据《新唐书》与《旧唐书》所载，都称“东邻高丽”。但与高丽接界于何处，均未明确记载。若据《辽史》所载：“辽河堑左，则契丹东界大约到今辽河。

南界：《旧唐书》和《新唐书》都载：“南至营州”，《辽史》载：“南控黄龙”，黄龙亦即营州，都是今朝阳，三者是一致的。据《元和郡县志》载：“营州境北至契丹界五十里，西北至契丹界七十里，东北至契丹界九十里。”《太平寰宇记》亦载：“营州西北到契丹界七十里，东北至契丹界九十里。”更明确指出了契丹和唐营州的分界线。

西界：《旧唐书》和《新唐书》本传都载：“西与奚国”，《辽史》则载：“冷陉屏右”，似有差别。又据《新唐书·奚传》载：“其地东北接契丹……多依土护真水而居。”

土护真水亦即托纥臣水，为今之老哈河，契丹所居亦依老哈河。大致奚在老哈河上游，契丹在老哈河下游，老哈河自西南向东北流，故契丹在奚之东北。唐后期，奚西迁。《五代史记·奚》载：“当唐之末，居阴凉川，在营州（今朝阳）之西，幽州（今北京）之西南（为东北之误）皆数百里。”因此，奚之故地为契丹所占、故契丹之西北界已达冷陉山。冷陉山为今大兴安岭南端，在契丹之西北。旧有以冷陉山在契丹南者。为误断史料。《新唐书·回纥传》载：“白习……避薛延陀，保奥支水、冷陉山，南契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八载：“奥支水，出冷陉山南，下流入于潢水”，均可证此山在潢水（今西拉木伦河）之北。不可能在契丹南，它既非松陉岭（今努鲁尔山虎山），更不可能是今松岭山脉。

北界：《旧唐书·契丹传》载：“契丹居潢水之南”，又载：“北至室韦”。《新唐书·契丹传》载：“北~~靺鞨~~、室韦。”《隋书·~~靺鞨~~传》载：“其国西北与契丹相接。”《旧唐书·室韦传》载：“南接契丹。”《旧唐书·习传》载：“南至契丹”。

综合上述记载：大致可认为契丹东北与~~靺鞨~~西北相接，北为室韦，西北为习。

但三者并非与契丹直接相邻，中间应有空地。故契丹的主要居住区是在潢水之南，而其活动范围则可达到乌力吉木伦河及新开河，而呼林河流域则已为室韦的居住区。

从以上考证可以认为：从北魏到隋唐契丹族的活动范围不断变动，但大体是在一定范围内，即西拉木伦河南，朝阳以北，以老哈河流域下游为其中心。但有相当一段时间则居住于今阜新一带，直到唐代末期，契丹相当强盛，东攻女真、渤海，北并室韦，南取营州，北并奚，其地域才远远超过原有的活动范围。（本文作者、工作单位：孙进已，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柏忠，内蒙古哲里木盟文化处）

注释：

*原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6年第一期

阜新地区与契丹族*

黄凤歧

阜新，这座闻名于世的“煤电之城”，位于辽宁省西北部，境内多山岭，有柳河、绕阳河，养息牧河、细河（大凌河支流）由北部南流注。它是由辽西向辽东过渡的中间地带，也是古代辽北和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地区通往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处于内蒙古草原与辽东平原丘陵的过渡地带，历来是研究古代文化交流、民族迁徙和融合的重要地区。阜新地区，在战国时期是七雄之一的燕国的版图。燕国长城横贯境内，长城以南为辽西郡管辖，长城以北是东胡族居住的地方。两汉三国时期，东部正当辽东郡无虑县北境，西部为辽西郡临渝县所辖，先与匈奴左部为邻，后来成为乌桓、鲜卑族的游牧地区。鲜卑族慕容氏建立燕国，属平州宿军县经常与东边的高句丽发生冲突。后来，又为北魏和北齐的营州东北境。隋统一中国，属辽西郡辽西县，安置投降过来的粟末

。唐代为营州东北境。在这段时期，中原政权与地方政权在阜新地区实行了有效的行政管辖。阜新，名源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含意是“物阜民丰，焕然一新”。1940年置市，仍以“阜新”为名。阜新地区，先后有东胡、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迭起兴衰，成为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历史大舞台。

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之一的契丹族，是一个古老的、强大的、英雄的民族。公元五世纪初即见诸史籍。元代，还可以看到契丹族的名字。到了明代以后，几经融合衍变，契丹之名，才不复见。一般地说，以契丹族为主，在我国历史上建立过两个朝代，一为辽朝，一为西辽。辽朝第一位皇帝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公元 907 年他代遥辇氏为大人，号称天皇帝。916 年正式即帝位，建元神册，死后庙号太祖。到公元 1125 年金灭辽止，辽朝立国共 219 年。辽、金王朝和中原赵宋王朝（北宋、南宋）相对峙，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南北朝”。公元 916 年，以契丹贵族耶律阿保机为首建国称契丹，太宗耶律德光会同元年，公元 938 年改契丹国号为辽。圣宗耶律隆绪统和元年、公元 983 年又把国号改为契丹。道宗耶律洪基咸雍二年、公元 1066 年，复称大辽，直至 1125 年金灭辽。这个王朝两次称契丹，两次称辽，称契丹与称辽时间各占一百多年，以称契丹始，以称辽亡，用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来称呼整个王朝，都有以偏盖全之嫌。在契丹之中习惯于用契丹称呼整个王朝。即使在契丹王朝改称为辽的岁月，在契丹文字资料中仍称国号为契丹。刻于乾统元年（公元 1101 年）的道宗哀册篆盖即如此。以后的契丹文字资料和女真文字资料在谈到称辽时期的事情时，也称国号为契丹。刻于金代天德二年（公元 1150 年）的契丹小字《萧仲恭墓志》谈到大安六年（公元 1090 年）的事情时，称国号为契丹。在汉字史料中习惯用辽称呼整个王朝。特别是《辽史》的修订则起到约定俗成的作用。（1）我们仍按习惯称之为辽朝。辽朝，是我国北方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据《辽史地理志》记

载：“东朝高丽，西臣夏国，南子石晋而兄弟赵宋，吴越、南唐航海输贡。嘻，其盛矣”(2)！这还只是就中国国内而言，其实它对北方和中亚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俄国人称中国为“KETAN”^b(基塔耶)就是“契丹”的音译。苏联中亚撒马尔罕城的东门，至今仍被称作“契丹门”。(3)金灭辽以后，辽朝皇族契丹贵族耶律大石，为了恢复辽朝，率领二万多人，十八个部族，经过新疆而至中亚，建立了西辽国，传五世，共八十八年。西辽也是非常强大的，耶律大石西迁的时候，中亚一些国家曾组织几十万联军想阻止辽兵入境，但，都被耶律大石击败。西辽建都虎斯斡尔朵(今苏联境内)，附近诸国“无不纳贽称臣”，共称西辽皇帝为葛儿汗。在我国历史上，一般称国力最强盛的王朝为汉、唐，疆域最广大的王朝是元朝。其实，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和西辽，不问从疆域和历史作用来说，都不亚于汉、唐。辽朝的建立，是契丹族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从此，契丹社会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并对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给予重大影响，这就是实现了我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统一，为以后元代统一全中国创造了局部的条件。辽朝不仅统一了广大北方地区，而且还设官置府，进行有效的管辖。辽朝为了稳定在北方的统治，实行了“因俗而治”的统治政策，建立北、南两面官制。这个制度，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北方和东北地区大规模的开发，是从辽开始的。辽朝在北方草原上首次修筑都城和普建州、县城市，辽朝以前，在我国北方草原上，城市非常罕见。辽朝时期汉人大量北移与当地居民共同开垦了北方和东北的农田，同时，手工业也有